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四十六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雜記

古柏記 田況

成都諸葛孔明祠古柏年祀寖遠喬柯鉅圍蟠固凌拔有足異者杜甫嘗作歌段文昌亦作文摹狀瓌竒人多

諳誦故老相傳及記事者云自唐季凋瘁歷王孟二偽國蠹槁尤甚然以祠中樹無敢剪伐者皇朝乾德丁卯歲仲夏枯柯復生日益敷茂觀者歎聳以謂榮枯之變應時治亂武侯光靈如有意於兹者誠為異哉因命工圖寫備述本末以貽好事者自三分訖今八百餘齡矣

王稚子石闕記　　劉涇

西漢循吏稱文公老於成都其石室在學官東漢循吏稱王稚子塟於郫縣即今之新都石闕在道傍然石室

依古禮殿得不磨滅而石闕獨暴露胃立可憐歷兩漢千三百餘年間一人為古今吏師而遺跡亭亭勢叅岷峨氣凜雪山蓋官學者所當臣於下風以幸教彷彿而至有未及知者其不避如此予訪古石類得秦石犀石筍漢石室石柱石闕凡五物若犀筍與柱無甚損益事而室闕茍不朽則實二人之甘棠也於是新都令王君天常趣古甚力得予説因請大尹莆陽蔡公為稚子作屋書榜以昭昏昏按闕面有隷字三十一法度勁古過

於鍾梁覸上下有衣冠鳥獸等象僅可辨氣韻精簡過於顧陸并以告來者

鄄縣嘉禾記　　楊天惠

眉陽李侯退修令鄄之明年夏五月崇文鄉之氓舉瑞禾闖門而言於公同本駢頴生意奮張異甚侯麾手誨之曰嘻吾知謹職字民而已是何為者亟持去越六月永太鄉復有白者本益修頴益槪傾傾毿毿九穟一秀邑之僚乃言曰殆天賜也侯其可辭此在書其占為有

年今茲歲其多稼乎神告之矣於是命工圖狀上府君
無幾也其鄉繼有獻視前小異而穎同之侯聞以事諗
其客楊其其曰固也攬天地之竒以自貴質草木之怪
以為大侯之所恥其亦恥之乃如嘉禾實異於是唐叔
得之列而為書曹植得之哦而為頌彼憂國者固願年
豐而愛民者尤欲人足故夢魚之祥事特未定古人猶
歌謠焉以飾喜豈若茲禾依類効信的的如此不誣者
耶聞之朝廷方更大化數下恩澤詔書而侯資適今世

有平易近民之美法理以繩已而不以操約人教條而便事而不以夸詡世以故施置寛簡上下便安於以導迎嘉氣翕受多祉其果有成哉昔漢魯恭治中牟有三異政皆殊尤絶迹河南袁安益賢尹頗疑弗信及聞嘉禾植便坐乃始涣然以為豹産之化流行休瑞應時而生輒以書聞恭由此顯今方面固類安賢而從事如肥親伍亦不乏侯向良食其將有抵掌而談公府疾騁而聞上閤者焉雖不敏猶能為侯筆之

新繁古楠木記

蒲咸臨

周公賦鴟鴞之年大風拔木乃命邦人起而築之最為異事然大風拔木天也起而築之人也大木所偃因人而起之當無足怪者孔子定書從而記之示訓戒也元祐八年繁江除道觀玉帝殿庭有古楠二章分列左右如輔如弼一夕風雷大作偃其左偏者邑宰命匠石取之方執柯伐其枝忽聞軋軋聲乃稍稍起立匠石皆在其上如依倸然觀者驚駭邑宰降揩俯伏謝罪君子以

是知天道之不可誣已校諸金縢茲為尤異蓋以不待人力而自起也今五十有一年矣搢紳先生尚能言之若不鑱諸石以永其傳則無以訓戒後代余被命尉茲邑道士詹次淵請書其事因從春秋記異之法月而日之以警不能寅畏上帝者

游浣花記

任正一

成都之俗以游樂相尚而浣花為特甚每歲孟夏十有九日都人士女麗服靚粧南出錦官門稍折而東行十

里入梵安寺羅拜冀國夫人祠下退游杜子美故宅遂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以名其游與其日凡為是游者架舟如屋飾以繒綵連檣啣尾蕩漾波間簫鼓絃歌之聲喧闐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結棚上下數里以閱舟之往來成都之人於他游觀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則傾城而往里巷闃然自旁郡觀者雖負販芻蕘之人至相與稱貸易資為一飽之具以從事窮日之遊府尹亦為之至潭上置酒高會設水戲競渡盡衆人之樂而

後返其傳曰此異國故事也異國姓任本漢上小家女任媪嘗禱於神祠夢神人授以大珠覺而有娠明年四月十有九日而生女稍長奉釋氏教甚謹有僧過其家瘡疥滿體衣服垢獘見者心惡獨女敬事之一日僧持衣從以求浣女欣然濯之溪邊每一漂衣蓮花輒應手而出里人驚異求僧已不知所在因識其處為百花潭會崔寧節度西川微服行民間見女心悅之敗其家納以為妾寧妻死遂為繼室累封至異國既貴每生日即

來置酒其家艤船江上訪漂衣故處徘徊終日後人因
之歲以為常且即寺之東廡作堂祠之余自為兒時得
於傳聞如此顧未甞一至其處今歲之夏以事留成都
而適及是日與二三友觀焉訪異國遺跡漫無可考獨
有吳仲庶所作祠堂記與余昔所聞於為兒時者大抵
略同時余猶為疑其説之不然者余按唐書大歷中崔
寧自蜀入朝留其弟寬守楊子琳自瀘州襲之寬戰力
屈寧妻任素驍勇出家財募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

進子琳懼引去蜀賴以全止以姓見初不載其封冀國
及為何許人其嘗扞大冦以功得封史家略而不書尚
或有之至其家世實不知所據杜子美詩曰百花潭北
莊又曰百花潭水即滄浪其來久矣非由冀國而得名
也吾意蜀人之不忘冀國之功歲即其祠致禮焉因相
與朋聚為樂非謂其為此邦之人及嘗有為僧漂衣之
異也而或者因百花潭之名附會其說務為誇誕若不
足憑况潭在成都為近郊使冀國實生於是寧方節度

鎮蜀何至奪其境内之民而妾之豈為民父母之意哉此甚不然者矣客有謂予曰杜子美在蜀與寧同時渾之得名與子美實相後先子又安知其不然寧跋扈人也何有於境内一女子乎大歷之世朝野多虞干戈兵甲時有所貸而不問重以從事中原未遑他及寧自視僻遠違禮叛律以資聲色之奉以欺朝廷之不知且莫我誰何者蓋有所恃而為此也後寧從德宗狩奉天為盧相譖死不能保其首領雖曰非罪得非罔上之報天

或使之邪方寧無恙時驕其嬖妾至馳騁出游於十數里之外使人習之而不能改遺風餘烈猶足以啓後人之侈心想其當時車服之盛疾驅於通道大都震耀其閭里之人傲睨一時不知有識者得以指議其後雖與國嘗有功於蜀而專恣亦甚矣吾以吾之説如此客以客之説又如此相與詰難久之會日暮笑謂客曰是游可樂事之然否姑置之未暇究也坐而談笑而罷明日録其言為記

雙流昭烈廟碑陰記

任淵

成都屬邑之田多仰渠堰自九昇口而下當脩治者無慮二十餘所然皆不甚廣袤其在雙流境上而綿亘最遠功力最大者曰新開江張懷杜源雙流廣都二邑之長吏督治之歲正月堰役興調四邑之夫數千人什伍為隊隊各有長名籍具在實未嘗充數始至僅十六七日就減損過旬則零落殆盡在者皆癃老羸弱期會既迫籌火趣作因循苟簡易以決壞執事者患苦其然欲

時貲聚而頭數之則又甲乙更代上下相蒙趣過目前竟不得其要領徒費日力無益也至於運石之夫艱苦為甚方風雪盛寒掊土搜索執畚荷蕢戰栗不自持所得纔拳然數十或取之深淵沒過腰脥舟上下數里挽牽滯留而竹落長者至六七丈几十許往返僅能實之二歲不去此其功之難成也紹興三十一年予護新開之役廬於江上堰簿風埃憊甚思有以革去之忽悟而笑曰吾得之矣錢米榷之官則役夫可不令而至故基

不輒毀則石可無求而足堰之利害決於兩言爾葢凡
執役之夫日費米人二升薪菜之錢二十皆取給於田
主而奸民豪姓往往靳嗇僥倖苟免不肯供役或曰汝
負吾租當為我出力則徒手役之其實給者隊長與黠
吏乾役自潤而陰免其役以故所調夫多逃匿不充數
予始建議令田主當出錢米者先期輸之官官為擇近
便地置帑廩受之悉書於籍無所隱遁役既興則擇其
伍中謹愿者發錢米併日給使造飯羮以時饁餉鳴鼓

會食王者嘗之罰其朘削不精吉者人既得飽用力自倍衆又畢集可就數其在亡歲之初春民方艱食未有所營何憚而不就役籍令逃去吾帑廪固在可召募閑民而役之也予又思堰歲一終積石當益增倍今皆安在而艱得若此問之父老則曰每秋冬官來行視營度既畢事堰工以舊竹落可充薪燎則計丈尺取民錢鬻之民爭徹去不留一篾濱江之石至加椓栈而隕之以故石多淪没所存無幾諸邑競取或至相擊予因下令

役事未起而敢徹舊落者杖而黜之罰金有差申戒丁
寧堰工無敢犯者二訛既行明年予護張懷杜源之役
所調夫遠近皆計工賦役指期責成間有漏名籍者詰
其長曰汝常以運石迎糧為解今糧旣官給石取之左
右將安往耶皆摧謝請罪人旣增多日力有餘晏集早
罷不使蒙犯霧露又無鞭笞督趣之苦翕然赴功每當
易置竹落堰工必先白官將徹其所若干丈尺官自臨
視捐舊落予之而使盡取石投置旁近其沉流數尺許

則以鈎竿出之巨細靡遺積若丘阜新落既布復取以實之俄頃充滿堅犖緻密是歲程限比常歲減三之二役夫未嘗一濡其足而捃拾舊落之餘可爨可燎不待嚴樵取石甚易雖童兒可使不必科簡丁壯也既成父老來觀駭其神速獨堰工以舊落失亡所得不貲為言予曉之曰汝無僦舟載石之費是豈不足相償况本非汝物耶皆意滿而去役罷予計帑廪尚有餘蓄復欲以歸其主士大夫合辭言曰吾邑學宮齋廬墻牖破缺生

師講誦無所曷共圖之巽水循崗阜北來方家以為吾邑之利塗淖堙塞宜以時濬導邑東三十里所官道之接成都者二水潄齧頹圮沮洳往來者病之邑人李君大年願出財力補治顧未有倡而助之者縣治之大門與郭門之四出者弊陋欹傾無以表邑屋之壯傳舍堂宇殆將壓焉邑當孔道使客將安所稅駕是數役者皆當興今公私困匱一錢不可得盍以治堰帑廩之餘供其費吾儕樂輸焉子高其義用其言又以聞於郡府衆

役並舉皆幸有成而斯廟光新亦其一也故因記廟事而併刻之碑庶來者或有取焉若夫衒能好勝專務裁損功費以干進沽譽或以封殖其私廢前人成規而遺患兹邑非予所期亦非神之所與也

砌街記　　范㬚

天下郡國惟江浙甃其道雖中原無有也太少二城坤維大都會市區櫛比衢隧碁布而地苦沮洳夏秋霖潦人行泥淖中如履膠漆既晴則蹄道轍迹隱然縱横頗

為往來之患紹興十三年鄱陽張公鎮蜀始命甃之僅
二千餘丈後三十四年吳郡范公節制四川爲竟其役
鳩工命徒分職授任程督有方尺寸有度費出於官而
不以及民日廩以食而人競力作未幾告成以丈計者
三千三百有六十用甃二百餘萬爲錢二千萬羸率一
街之首尾立兩石以識廣狹凡十有四街然後所至則
布如江浙閩雨不乘橇騎不旋濘徐行疾驅俱從坦夷
父老相與嘆曰周道如砥其尚見於斯乎昔者單襄公

聘宋過陳火朝覿矣而道茀不可行於是歎司空視塗之失職而知其不久子産以乗輿濟人於溱洧而徒杠輿梁弗修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夫善為政者緩急有序大小畢舉未有治其急而忽其緩志其大而略其細者而善觀人之國亦必以是公之於蜀藥傷補敗苗耨髮櫛無一不用其方至道路之政世所謂緩且細者亦整治如此百世之下四方之人入其境仰公之賢推此以考其政績尚可髣髴云淳熙四年記

措置增戍兵營寨等事碑　王敦詩

戍都據右蜀之會近歲併川陜宣撫司建四川制置使即其地為治所總全蜀六十二州幅員數千里其西南與蠻夷接自闗可捍禦外控秦隴北又與狄為鄰始置三大將領西兵分護蜀口而禁旅散在諸州勢分力單教不以律習有警何異敺市人戰訖道九年吐蕃賴苗與奴兒結犯沉黎遠近騷然諸郡兵弗能扼乃調西兵臨之然猖獗不常殆無寧歲淳熙四年上命龍圖胡公

來帥蜀公既下車亟布寛大之令興滯補獘內固邦本外飭武備申以威信截然其不可犯始公未至蜀首奏乞增戍西兵以示彈壓至是軍聲益張越明年奴結自縛款塞賴茵相繼稱藩互市復通內寧外謐廓廓然無一事公方深思長慮以為蜀久遠之圖因考古所以用蜀如諸葛孔明志在中原而得蜀後首決南征之策五月渡瀘擒縱孟獲如視童孺逮其心服然後為北定之舉蓋方經畧中原而猝有腹心之憂蒼皇內顧則幾事

去矣此孔明所以先事南方之意也矧皇上内修外攘
方有事於規恢將合吴蜀長技以掃清中原則所以整
師修戎以為不測之備者庸可緩哉而陳子昂豫謂蜀
士尫孱不知兵蓋亦未之思爾且唐中世吐蕃與南蠻
合三寇成都蜀人被其毒螫其後李文饒鎮蜀建籌邊
樓圖山川險要料簡士卒廢遺得毫率戶二百取一丁
號雄邊子弟弓弩鎧甲極其精良而二邊寖懼踵接降
服則蜀兵可用較然明矣公即推本其遺意條上利害

乞於本道選内郡精兵千人集之成都建營屋一千二百楹以居之日給米鹽與成都之兵朝夕作以大軍之法月一臨閲第其藝之高下以黄白金犒賞之凡器械軍行之物無一不備皆出創製又各為其副二千以備闕壞無幾何藝日益長營壘器械麾幟氣色日益精明於是蜀之兵備隠然如一敵國遠近見聞有畏有恃又建堂於廳事之西列兩庫於左右以貯軍需甲仗之屬暇日合將士習射於其上而旌别之遂冠以雄邊之名

軍須緡錢十萬不取於他皆出於節約之餘以充悠久治兵之費旣成命敦詩記其事夫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此必然之理也今蜀口聚兵而内郡武備漫不講非獨失居重御輕之權而機會之來一旦出師又無以鎮其後豈不敗乃事今公能於閒暇建萬世之長策立經陳紀百廢具舉使大夫士人人如公憂國之心夙夜不懈天下事其有不立者乎公嘗為夕郎為内相皇上益深知其才可大用今施設見於蜀者特緒餘爾敦詩

將措朞年目覩公之行事彰彰如此既承命紀述不敢復以文學淺陋辭敬再拜而書之公平江人字長文兒童走卒知之舊矣復著之使來者知雄邊之備與斯堂之建自公始

貢院記　李燾

吳郡胡長文以龍圖閣直學士安撫制置四川遣人持書及類省試貢院圖來武陵屬眉丹稜李燾其書指言西南大都會惟蜀異時學於京師甚衆葢敵齊魯斯文

所從起也國家習用文治士愈輻輳每三歲取士詔下合成都九邑士來應有司之試者數踰五千日增而未止舊貢院既狹小不足以容則更就佛寺取具臨時為士者固非之相仍已久建炎初始有詔即成都類試一路十五州進士之當試於禮部者紹興二年宣撫司承制幷三路四十三州當試日皆即成都試焉繇七年以來類試成都率循二年之制後或即閬或即利或即興元則隨宣撫使所治所也其十一年試事雖屬宣撫使

而試所還即成都宣撫使既罷則皆制置使専之自始
及今歴四十八年矣西南昔號坤鄉而坤於卦為文文
士輻輳匪云地勢抑天理歟且天子分取士之權以畀
外閫事體至重也豈郡國歲貢與計偕者所得比哉而
輕易苟簡惟佛寺是因其徒數遭逐徙咸憚牆屋穿漏
睍視弗葺任其頽破及寓試所迅期趨辦表綴供張務
蔽目前稍鈌藩戶沠獘滋出殊不稱明天子所以待天
下士之意屬將明命盡護全蜀實董淳熙四年類省試

事所逢若此惕然不安於衷爰議改作度隙地於錦官坊直府治之南其袤九十一丈廣五十一丈四尺輿誦云吉龜兆日時鳩材築基久乃克爲凡爲屋三百七十二楹爲墻三百二十六堵用工十萬九千四百六十六費錢六萬三千緡米二千九百六十五石皆有奇役起五年之秋秋毫不以煩百姓也今成矣盍爲我記諸余讀其書竟取圖披觀規模誠爲壯麗靡監喟然嘆曰長文用力於斯文久矣其改作此信善哉然切嘗考禮部

貢院之名實自唐始或謂始於文皇非也開元以前貢舉皆屬吏部命考功員外郎主之二十四年明皇謂考功望輕乃稽貢舉於禮部命侍郎專掌其政令別給以印禮部貢院得名蓋始於明皇也國朝貢舉率循唐舊間命他官知貢舉而貢院固屬禮部元豐嘗廢貢院印亦隨毀尋復給印而貢院則猶取具臨時元豐末年開寶寺寓貢院火試官有焚死者而試卷悉為灰燼此非有司苟簡之過歟崇寧彌文創建外學以待四方

所貢士則禮部貢院自是特起不復寓他所矣政和二年又從董正封建請令諸州遍立貢院竊嘗謂貢院屬禮部其設於京師則宜四方遍立焉殆非古制也古者諸侯三歲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將祭則先習射於澤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説者曰澤蓋宮名天子之射宮在廟而澤宮所在無文蓋即寬閑處近水澤而為之澤射既獲乃射於射宮射再獲則與祭於廟與祭於廟斯官爵之也故澤非諸侯所當有考以四代之學辟雍其

近是歟古者取賢歛才必於學故曰澤者所以澤士非舍學而即他所也後世庠序或廢或立而弗備有司略不究俊秀升進等級凡四方之士貢於王者舉集京師旣無所程其技能則不免取具臨時此貢院所以肇建於唐與學並立要亦非古制也然有其舉之則莫可廢矣近時諸州緣董正封建請又爭立貢院往往挾士以擾民識者病焉當正封時猶或有以藉口益舍法方盛課督日繁游於學者不敢一日去而之他則其選

於鄉者或可别即他所舍法既罷士不於學焉取之而必為貢院以待三年四五十日之用多見其不知務也或又曰士之選於鄉者日益增多鄉校不足以容焉得不舍其舊而圖其新哉此又不然學於天下固不可一日無也而古諸侯非天子命之教則不敢立學其嚴蓋如此本朝慶歴閒用范文正公議嘗詔天下遍立學此盛德事也羣下不克奉承學未遍而詔亟寢又崇寧從蔡昌化議學乃遍立雖遐陬荒裔罔不遍焉然事必核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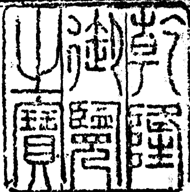
真匪直為觀美也今觀慶歷與崇寧得士果孰多乎孔子為鄉大夫矍相之射葢詢衆庶以取賢歛才非聖人私為之君所命也猶今日郡國試士然古以射今以文其名異其實同耳子路執弓矢延射或鬪誓言則如堵者其半已不敢入及裘點揚觶而語則僅有存者故論士惟其賢才若但以多為貴非所鬪也使今之有司能為子路裘點之所為則士亦何至雜遝若近時之難擇而必斥大棟宇以招徠之乎此予素所持論如此而長

文乃屬於記此豈不誤哉雖然言各有當也余固曰貢院屬禮部其設於京師則宜令天子分取士之權以畀外閫事體至重誠非郡國歲貢與計偕者所得比實如長文所言故改作類省試貢院以旌上賜禮亦宜矣此不可不記也抑嘗聞嘉祐以前試於殿廷尚多黜落臨軒唱第其不預選者幾二百人皆揮涕失聲仁宗憐之故自嘉祐後廷試無復黜落君子未嘗不稱仁宗至仁而哀士之淺薄也東輿巡狩吳越士生西南尤憚涉險

得與計偕亦遲遲其行天子委曲加恵故即以古澤宮澤士夫典就付西南統帥既擇乃趨行在所策試遂官爵之此政古所謂獲於射宮則與祭於廟者其法葢祖述仁宗廷試無復黜落故事其恩意則愈益深厚矣不寧惟是士之積累舉數當特奏名者亦於是擇取而徑許之仕凡考文者天子又自選四人錫命九重遣以金節密受制置使以時放焉其事體豈不重乎明天子所以待西南之士至矣盡矣果無負矣唐代宗亦嘗令兩

都分試特以歳歉暫為省食計耳於義陋甚非若我國家時措之宜兩便於今且合於古領斯事者得不思所以異其禮而委上賜於尋常哉故類省試貢院之改作斯可謂變之正也春秋記禮之變必謹其始刱變之正可無記乎繼自今吏銓鄉舉要將必試於此然則用此殆無虛歳矣焉可不記也余去鄉久於蜀故弗詳頗聞文治蜀慨然有愛民之心嘗奏減茶塩重課為緡錢幾五十萬及上供金帛之白著者亦幾二十萬皆遺黎數

十年所患苦者一旦得少蘇息式歌舞之其聽訟治兵蒐訪人物罔不盡瘁極摯類省試貢院特一事耳故余并敢以素所持論作記庶幾學者競勸益思所以報明天子憂顧遠方養成寒俊之意且無忘長文之德



成都文類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四十七 八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周興岱

謄錄監生臣蔡臨

成都文類卷四十七

宋 扈仲榮等 編

檄

諭巴蜀檄　漢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

譯請朝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

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儋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聲名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

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遍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文　　魏明帝

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侮易益士虐用其民是以利閬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為亮仇敵而亮反裹負薪裹盡毛殫刖趾適屨刻肌傷骨反更稱說自以為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跡自朕即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

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隙置亮晝外未以為虞而亮懷李熊愚勇之智不思荆邯度德之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髙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猛鋭踊躍咸思長驅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同受塗炭故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巴蜀將吏士民諸為亮所劫迫公卿巳下皆聽束手

檄蜀文

魏　鍾會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

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諸軍五道並進右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廪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詞銜命攝統戎車庶宏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

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内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也蜀相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鴆毒懐禄而不變

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宏寛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内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跛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

反大兵一發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為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

晉孫惠

穎禀性强暗增崇位號阿比奄官專任孟玖遂使恣睢殺活由已疾諫好讒小人滿側官以賄成位以錢獲囚以貨生獄以奬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按穎之罪書記未有禍甚叔帶逆隆魯桓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為弟則不順為主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悛

為郗鑒作檄李勢文

晉庾闡

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覩幾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皇運中消乾綱暫弛耀窮凶肆暴神州李劉啓逆竊逼岷川冀以下才任符分陜未能仰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疚如疾首者也凡百黎甿秋毫不犯檄至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鑒誡信誓之明有如皎日

數陳敬瑄十罪檄

唐楊師立

伏聞庖丁解牛鑒骨節於形外伏波聚米察山谷於目前若匪通人奚臻妙理師立材非馬援智乏庖丁見率土之衘冤為大朝之雪恥今國家以黄巢肆逆寓縣罹災鑾輿播越而未安宗廟凌夷而失守凡在臣子孰不痛傷而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因守藩維坐觀成敗伏自大駕駐蹕縱令羣盜害人不能行政理以安時但欲示軍功而駭衆只要威權在已冀令朝野歸心惡既貫盈

人皆憤惋聊書十罪用去一凶實望此時共垂詳悉且功高者禄重德厚者位尊敬瑄本自凡庸素無智略事因際會位極人臣乃至稚女孩童皆霑寵禄閨房皂隸並受渥恩使功勲者切齒而不言勞舊者扼腕而懐恨其罪一也獻可替否必在忠言指佞觸邪須憑直士張侍御正朝廷綱紀暗被誅夷孟拾遺䟽陳敬瑄是非遂遭陷害或殞命於滄江之下或亡軀於幽室之間想其強死之忠魂必得申冤於上帝自此中外結憤愚智吞

聲其罪二也妄議公主擅許和親挫大國之威風長南夷之僥倖葢縁陳敬瑄受賂遂令海内興譏其罪三也恭顯弟兄揔非勲舊皆食厚禄並陟崇階盖陳敬瑄罔顧刑章黷亂朝憲外姻内族冐貴貪榮其罪四也全無懼謗豈識康隅但興苟且之心唯恣淫泆之行昇徐賡為公座因令奪安鄴之妻致光庭登甲科只為聘陳敬瑄之女聞之者寧無慙耻見之者皆有嘆嗟其罪五也鄭相公運籌於岐隴率衆於邠涇横控梁洋遂安劒蜀

陳敬瑄深懷嫉妬牙起讒言其罪六也王蘊賤隷之徒姚坤尅狀未具皆被殺戮可鑒幽冤賞罰之權自陳敬瑄出其罪七也恣行威福紊亂規繩除移不白於天書擢用只憑於使牒元隨諸校偏授官榮扈從六軍曾無優渥其罪八也搜羅富户借彼資財抑奪塩商取其金帛三倍折納税米兩川綰斷度支妄指贍軍多將潤屋其罪九也東西二蜀節制徇意誣君云討韓秀昇峽路廻戈請髙仁厚當川歇馬不甘下視可驗平欺如此用

心自為得計其罪十也且為臣之首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皆具之何以能久師立今則感人祇之怨怒奮貔虎以平除已黠驍銳精兵及八州壇寨共五萬人騎舉義長驅問罪西府志在扶持天子誅滅亂臣止欲生致陳敬瑄面奏聖上請行國典以正朝綱應諸道公侯諸州牧伯共期嫉惡同為除奸或義士忠臣或州府將校但能梟敬瑄首級送師立軍前即便卷甲弢弓歸朝謝罪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凡在人臣幸鑒忠懇

代成都帥檄　　邵博

朝廷既付帥以全蜀兵民之寄帥深念國勢艱危思所以寛上西顧之憂者不敢不力今敵國之禍半天下議者謂敵情終不能忘蜀帥固料之敵人以鐵騎衝突決勝使其出平原易野則勇矣果扼吾蜀將自取禍也蓋天下之險在蜀大山長谷數千里之間自古無路可出梯空為棧以往來行者必棄輿馬腰絙扶杖後先相挽牽或棧壞則墮於萬仞之下不見蹤跡此豈用武之地

哉敵之長技𢇁矣師比下約束敵之來堅壁清野斷路據險使其鼓勇則不得進示怯則不得進示怯則不得退久駐則不得食將盡決四山所潴之水灌之雖百萬之衆可使化魚鼈異物無遺也其能得志哉此不待智謀拳勇之士談笑可辦況有如諸君之髙才絶藝乎今官軍民兵與應募之士已百萬器甲犀利糧儲山積斥堠明甚敵之動静朝夕所知帥有備矣於此責將士馬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無輕舉無爭功無信流言無泄

祕計無以私事相仇皆兵家所忌也帥為成都三年矣環百城之境無風塵草竊之虞朝廷察焉故當更而復留尺土之功帥未嘗自列也帥之心可見矣以天之道社稷之靈朝廷尊安異時論保蜀之功帥將以將士之名次第上之不自有焉其或違衆慢令不以帥之言為用罰不敢私尚聽之毋忽

難

蜀父老難

漢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詞畢進曰葢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兹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

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玆多不可記巳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巳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葢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

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溢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鴻水決流疏河漉沈贍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來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懐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邉境外之則邪行横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内嚮而怨曰葢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

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
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
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柯鏤
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
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
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
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凌夷繼周氏之
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

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鴉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牒

回雲南牒　　唐高駢

先是雲南遞到木夾督爽牒劒南西川節度使駢復

牒云

大唐劒南西川節度使牒雲南詔國牒我大唐聖皇帝德配二儀光齊兩曜仁霑動植聖役神龍照萬國而盡若青天養兆民而皆同赤子東隣若木西届流沙北通陰山南抵銅柱莫不貢珍而納賮航海而梯山諸混車書願為臣妾是知卑微螢耀不敢並於太陽蠅蜓踦涔

焉能踵於神驥且自九夷八狄七戎六蠻雖居要荒盡
遵中國力爭不得天使其然所以孔聖云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也縱外夷驕倨索中國等倫是無博古
知今但擬率兒逞志雖恃荒陬之獨力背以天時必為
寰海之諸蕃哂其僭越力不足憑且以蠓蝻之飛騰不
離溝瀆欲追鸞鳳之羽翼擬接熛霄雖是童兒亦知不
可且雲南頃者求合六詔併為一蕃與開道途得接邛
蜀許賜書而習讀遽降使而交歡禮待情深招延意厚

傳周公之禮樂習孔子之詩書片善既知大恩合報怨
窮兵黷武掠土侵疆再犯郎寧重陷交趾兩俘邛蜀一
刼黔巫塗炭城池而極多皆為灰燼驅歸士庶而非少
盡作幽宄轉恣胷襟罔知悛草吞越嶲之舊地為相如
之故城凌犯不休貪殘轉甚昔時交趾都護不閑理兵
舊日郎寧元戎未解誅寇黔巫師邛蜀儒臣受以侵欺
容其殘暴其比者親征海嶠克復龍編驅駕三千之師
勦除十萬之寇南定縣則全軍陷沒如乾鎮則匹馬不

迴羅和一空嘉寧俱盡賛衛段首遷(安南節度)之斬首騎將麻光亮(溪洞都統)之亡軀李膳龍(安南城內守將)則面縛於軍前張詮(行營都統)則生擒於陣上沉白衣歿命之衆(將帥至長行二千餘人皆白衣號歿命軍)如赤日消氷殺朱弩佶苴之軍(詔王親軍三千並陷安南)若烘爐熖爔膏塗草莽骸積並山士卒覩之而稱心夷獠覩之而快意趙諾眉(扶耶等在界上道都統三十餘年也)而就戮相思緍(善門節度蒹平官充供軍使)亦自裁董鐸龍(咸通七年除安南節度使替段首遷)之悔惶范眠些(安南行營都統)之窘沮每來侵擾無非敗亡江橋則

盡底焚燒釆筏則從頭覆没波封瓦觧扶耶大𤍠容易
誅鋤若髙原之縱燎等閒撲滅如順板之走丸鏟削城
池掃殄祅孽先仗廟謀之果斷後資神武之誅擒掩韓
信滅趙之功吞樂毅定齊之策普天盡悉列國洞知昨
日來鎮西川移從汶水仗節而不施纛騎單車而直抵
坤維大開城門放出人物三軍而遣歸營幕百姓而使
返鄉閭此時詔王未離近地固無疑阻直擬誅鋤不比
從前帥臣只務姑息克醜唯將和好便是策謀今則已

知天時誓雪國耻前詔王遣張棟成等將領軍伍稱是
行人未至府城揚言和好身纔入境兵已繼來况是詔
王親行公然詐僞侵欺大國熒惑元戎戮僕之儀須依
古典其張棟成等並已軍令處置且詔國前後俘虜約
十萬人今獨送杜驤妻言是没落且杜驤守職本在安
南城陷驅行固非没落星霜半代桎梏幾年李氏偷生
餘喘而空令返國杜驤早殁遺魂而不得還鄉今則訓
練蕃兵指揮漢將鐵衣十萬甲馬五千邕交合從黔蜀

齊進昔時漢相有七擒七縱之功今日唐臣藴百戰百勝之術勲名須立國史永書且杜驤官銜李搖門地不是近親但王室踈宗天枝遠派而已李氏并詔國木夾並差人押領進送朝廷訖故牒

又　　　唐胡曾

駢統益部兼號征南蠻陬聞名預自屏跡然猶時飛一木夾誇兵革犀象之盛駢判回木夾命記室胡曽為之詞

牒前件木夾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詞藻煥然
奬飾過多欣慰何極實以乍同邉鎮才到藩離且按此
朝之舊儀未委彼國之新制不知鸖拓唯認茸咩尚呼
南詔之佳名豈見大朝之美號要從徽耗且是所宜伏
承驃信王化風行君德雲被彫題屈膝馱舌折腰卉服
來庭毳裘入貢葢以深明豹略精究龍韜波伏西天草
偃南土者然侵軼我華夏無乃不可乎將謂我皇帝有
所負於彼邦邉臣有所負於彼國慮彼直我曲獲罪於

天是陳木夾申懷用貯禁報及披迴示已見事根止於因繫使人放歸彼國始乎小怨終此深讎吞噬我郎寧虔劉我交趾取我越雟犯我益州若報東門乃及再四夫物居中者尊也處外者卑也是以衆星拱之北辰百谷趨之東海天地尚不能違而况於人乎我國家居天之心宅地之腹四方八表莫不輻湊亦猶北辰之與東海也誠知土地山河歸於有德雖云有德亦須相時苟無其時安可妄動明公博識多聞豈不見仲尼乎仲尼

之聖踰堯舜顔子之賢過夔龍也六合茫茫無立錐之地者葢無其時也適使仲尼生於春末乘胡亥之亂用顔回閔損為宰相子路冉有領將軍子貢宰我充行人子夏言偃典書檄雖六合鼎沸可朞月而定也當此之時劉項只可都頭韓彭不過下將耳聖人雖有帝天下之德而無帝天下之時終不妄動及子路欲使門人為臣以為欺天乎及自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止於負手曳杖逍遥倚門告終而已王莽不識天時

苻堅不知歷數妄恃强富爭帝乾坤恭以百萬鋭師來襲後漢光武以五千之衆破於昆陽苻以六十萬精兵折於東晉謝玄以八千之卒敗於壽春豈不為欺天罔地所致者乎國富兵强何足恃也周王杖箠於岐山漢祖脱褐於泗水我高祖起自隴州益明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見其形未見其兆也今與明公陳之望審參焉昔周王承公劉之德遇殷紂之暴刳剔孕婦塗炭生靈剖賢人之心斮朝涉之脛三分天下而二歸周文王率

諸侯而朝之至於武王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
尚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退歸修德觀乎聖人去就豈
容易者哉及微子去比干剖箕子奴民不聊生皇天厭
之國人棄之武王方援旗誓衆一舉而滅紂者盖天奪
殷而與周也我皇方宵衣旰食肩堯踵舜父事三老兄
友百僚推赤心於比干腹中懸白日於微子頭上諸侯
合德百姓歡心唯天下有人聖如周王家有姬旦户生
呂望者乎漢祖承帝堯之德遇秦皇無道併吞六國恃

宇宙一家焚燒詩書坑滅賢哲築長城於紫塞造阿房
於皇州鬼母哭蛇人臣指鹿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
弃之是以陳勝一呼天下響應漢祖西入五星都聚者
益天奪秦與漢也我皇帝方崇詩書任賢哲卑宮室卹
黔黎野無歌鳳之人朝有問牛之傑天下有人英如漢
祖家有韓信戶生張良者乎我高祖承玄元之德遇隋
煬荒滛徭役不息徵歛無度竭生民之財産為巡幸之
資糧虎噬羣賢猰貐庶毋浮沉遼海蹴蹙汴河今年東

征明年西伐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弃之是以我高祖應天順地奄有四海者蓋天奪隋而與唐也我皇方淡薄聲色杜絶廵遊夢卜宰輔倚注藩屏思戢垂拱惡習干戈皇天方賛國人方歡天下有人雄如唐祖家有敬德户生玄齡者乎而况越嶲新州牂牱故地不在周封之内非居禹跡之中曩日邊將邀勲妄圖吞併得之如手加駢拇失之若領去贅瘤九牛之落一毛六馬之亡半毳何足喻哉僕雖自絳紗素躭黄石既探師律固

識兵機奉詔鎮壓三巴撫安百姓思敦禮樂耻用干戈每傷虞芮之爭田永念姬周之讓路苟不獲已即須訓戎且蜀地闊數千里郡列五十城户口至多士卒之衆可以揮汗成雨吐氣成雲葢緣從前元戎皆是儒者有昧見幾而作但守升平之元規雖分帝憂不教民戰是以彼國得以深入無備故也僕示之以三令教之以八陣鼓聲而進鉦動而退甘與之共苦與之均義等塤箎情猶瓜葛閱禮樂而敦詩書務耕桑而聚穀帛使家藏

甲冑戶貯干戈賞罰並行公私共貫既識三畧便可七擒不唯喝倒不周亦可擘開太華況彼國自長慶已來擾擾益部殺人之父孤人之母掠人之妻鰥人之夫焚人之廬舍使人暴露剪人之桑麻使人寒凍蜀人怨恨痛入骨髓僕乘其衆怒之勢示其報怨之門況抱雞搏狸不由人教乳犬敵虎自是物情既仗宗廟之威靈兼統華夏之精鋭若乘流縱棹下坂推車豈勞心哉僕官是宰衡位當侯伯被堅執鋭雖則未曾濟河焚舟平生

所貯彼國將師之强弱邦國之盈虛坐可酌量何煩詢
誘且六合之外舟車不及聖人不言彼國在聖人不言
之鄉舟車不及之地縱主上英哲人臣俊乂亦猶燭龍
銜耀只可照於一方春雷振聲不能過於百里天與不
取談何容易夫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彼國縱曉六韜未
閑五賊而欲泥封函谷水灌晋陽何其謬哉五賊者夏
桀張羅殷湯祝網是以仁而賊不仁也殷紂剖生人周
文瘞枯骨是以德而賊不德也齊國厚徵薄貸魯國厚

貸薄徵是以恩而賊不恩也項羽殺義帝漢高祖舉哀是以義而賊不義也陳後主驕奢隋文帝恭儉是以道而賊不道也能行五賊兼曉六韜方可奪人山河傾人社稷我朝未有五失而彼國徒自陸梁以此推之興亡可鑒何勞遠離庭户始識安危久習韜鈐方明勝負而妄要姑息不務通和迴示荒唐一何乖戾罔念孔顔之知命黜效萃堅之覆車交趾喪亡可知人事新都失律足見天時若望降尊便希抗禮但百谷不趨東海衆星

不拱北辰則不可議也苟未如是則不可改圖昔管仲入周不受上卿之禮蘇武在虜無虧中國之儀事有前規固難更易況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若彼直我曲恐招天殃既彼傲我謙何患神怒見已訓齊士卒調集粮糧或玉露垂槐金風動柳建鼓數里命車指南涉儁毋民渡瀘會獵繼齊魯之夾谷紹秦趙之澠池便是行人豈遺佳策皇帝聖旨以具前緘奏聞不復多談恐乖忠告

謹牒

成都文類卷四十七

成都文類卷四十八

宋 扈仲榮等 編

箴

益州箴

漢揚雄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羡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

夫

著官箴　僞蜀孟昶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寛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俸爾禄民膏民脂為民父母罔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

講堂箴　韓絳

嗚呼天地之道遠乎哉聖人之心異乎哉動而任於理則天道是已純然得其性則聖心是已吾謂通其說者必以三才之原未始不出乎一也人之七情中焉而未發也則粹德內融豈不曰天下之大本歟及其發而皆中節也則和理外著豈不曰天下之達道歟中者性也寂然而有容則與天道合焉和者情也澹乎其若忘則與聖心會焉所以八卦九章推明天人相與之際而著為吉凶休咎之符者非三才一原

之效邪自古教化之迹或因或殊然而未始不本諸性情而納之皇極者矣貴賤以之位父子以之親兄弟以之友夫婦以之順此皆不待學而後知直出於性理之常分爾況乎學斯學者宜如何哉惟不獨私乎其身而已為能推而大之包乎四海而不外詡乎羣物而不遺使六沴弗得作諸福莫不至是豈非休吉之符歟彼有肆情縱欲暴蔑禮義父子之不保兄弟之不咸矧肯仁於親戚鄉黨乎矧肯憂於鰥寡孤

獨乎是皆不知反求諸躬自滅天理違所以養命之道以取禍敗顯則有金木訊之甚則有鬼神譴之是豈非咎凶之符歟夫學校之法所以養士使適是道而後養乎蚩蚩之氓者也豈徒華言詞以自矜飾聲名以自高希寵利以自封哉惟知其本者無取於彼而三者亦兼而有之矣成都之學郡國莫先焉士人之衆四方鮮擬者其講堂舊庳隘不足以容諸生僉謂予曰蔣侯嘗建西學後輙毀撤其基尚存盍興築

馬因相其所圖構廣廈為十有三筵度深稱是以甲辰歲三月庚申落成耆幼縱觀咸曰時當於其旦則先生正衣冠帥諸生羣萃於是以習揖讓周旋之儀相與衍聖經以明乎天道治性情以全乎中庸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老老幼幼一之乎大順故伸而上之以事其君則誠節於是乎立推而下之以庇其民則事業於是乎成不自德而德隨之不自功而功與之使風化之盛不其稟稟乎然則學校之

設將以講求三極之道沈浸先生之澤盡在是矣豈
曰無用之地不急之務哉予處是堂異時或若西學
之廢輟為之箴以告當御
休哉天民有物有則弗完厥中自肆戕賊聖哀其愚化
奚由默圖惟敷施明用俊德學校之興教育有經賢率
不肖胥及羣氓豈伊異術一本爾情情之不極淪以蹈
刑止邪未發將保爾生靡戢靡正瀆性之靈自畫自棄
烏足與齒師生其難思廸於禮在昔有若去座為耻賜

不受命萬世攸鄙刬過是者言行之偽敢登此堂寧無内愧斯庭燕閒斯宇閎邃揖讓威儀講聞道義下士背馳君子來視毋或壊隳永錫爾類

觀政閣箴

呂大防

成都圖開實以來牧守之像於大慈寺閣徒記其爵位名氏與其在官歳月而不録其政事之美惡豈居是邑不非其大夫邦人之禮宜如是歟然不足以申勸戒為後來者法余輒采秦漢至於唐領太守刺史

節度使之職有政迹可攷而畫像存焉者得二十有八人别圖於宅閣而名其榜曰觀政盖觀其善足以勸觀其不善足以戒其政事雖可攷而像不存者舍之像雖存而借竊不軌或闒庸無聞者黜之此觀者不可不知也寺僧求文余以謂古者官有箴為作箴以授之其詞曰

蜀於禹貢是為梁州華陽黑水處坤之陬其山四塞氣鬱以遒人矜其技物產其尤牧野之師有功宗周秦始

列郡置吏罷侯守冰殖利渠田肇修肆彼一方無衣食
憂文翁處後教民文章多士化之傑出馬揚張堪廉惠
去而益張五倫清約人監允臧廉范便民謍之所當种
暠繩姦不以勢妨李膺修設善飾其身高朕勸學其迹
猶新養士之利愈久愈存賢哉孔明討魏扶漢思清以
容德順而健其功不克天未厭亂王濬豪俊知略不羣
畫策平吳卒賴其勤高儉循吏為唐元臣象先廷碩嗣
美且文嚴武暴厲忽欲並申天寶政紊迺以牧民崔寧

繼之以昬易昬壯哉南康横身扞難種羌方熾力弭其

患中朝以安浮議可歎崇文貪殘得不償失元衡静安

飾以儒術文昌吏事遠俗清謐敏哉文饒裕蠱治詳擾

弊之後補敗藥傷外禦其侮内教有方嗣復悰謩遵故

守成叢孜秕政民無以生駢乎多罪禍積釁盈宄女呼

天虐及孤惸瓌瑄信盗俾民卒瘏熸及邦家可不慎歟

自秦以還鎮守之臣政有良窳存乎其人牧臣司梁敢

告執巾

銘

座右銘　漢嚴君平

夫疾形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託蔭則影響無因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禍患之門滅身之斧言語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亡身是以聖人當言而懐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不得已當而後言嗜慾者潰腹之矛貨利者喪身之仇嫉妬者亡軀之害讒佞者刎頸之兵殘酷者絶世之

殃陷害者滅嗣之場淫戲者殫家之壍嗜酒者窮餧之藪忠孝者富貴之門節儉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傳告後嗣萬世勿遺

蒙軒銘　　　　趙抃

顏淵聖徒終日如愚伯陽亦云深藏若虛彼無演子少師佛圖翹翹秀整籍籍名譽下筆丈采開口詩書大乘探賾頓教諂諛將墜之勢我持我扶有軒孰名以蒙命諸蒙久則亨蒙養以需如砂中金如蚌中珠或取或捨

聖人凡夫蒙乎蒙乎寧已矣乎

石室銘　　宋右仁

昔夏禹定九州貢法明三壤同異山川草木鳥獸戎狄土地所生財賦所出聲教所曁咸悉載之無一遺者至於天下人性賢愚民心善惡之所係則闕而不載焉三代而下史策所存者咸能著之圖籍而志其地理迹其記錄則於天下人民所係之性亦略而無聞焉聖賢之述作亦有所闕乎豈聖賢之志將有所

藴乎意者謂人性之上下不常於世隨其教化而移
易也故上之教行則民興善上之令嚴則民興暴皆
從其上之所為爾語曰如風之偃草又曰若泥之在
鈞者豈虛言哉此聖賢所以不可不筆之而傳後世
者矣且蜀之開國地遠中夏民性怯懦而多浮侈迨
文翁之為守立學校造講堂石室以備其制度遣俊
乂之士東受七經還以教授於是風教大行而岷絡
之地比於齊魯厥後相如既没而淵雲之徒森然繼

出兩漢之際舉不乏賢得人之稱迨今攸盛於戲蜀始以僻陋險隘人民夸誕古謂難治暨文翁以儒學教導之則其人華華然嚮慕於文學而見用於當世者得非上之教化移易於人民若是哉覽之前記尤美其事覿夫遺迹則石室猶存雖前賢有銘其徽烈者大率言立學興儒而以石室琱琢取學者磨礱之意又欲樹功於不朽也覿其言詞似有未盡賢守教化之深意因復廣而銘之曰

地有常形民無常性繇上之化所從而正維蜀之郡在天一隅俗尚浮侈人希服儒賢哉文翁來牧茲土爰立石室始興庠序俾此岷絡儒風大行於以兩漢英賢踵生降及我朝得人侔古家慕淵雲學隆鄒魯政教下格文才上通迨今蜀人詠歌德風

丞相張公祠堂銘　　田楙

大丞相文忠張公以治平三年春初仕為雒縣簿其年冬十有二月來攝華陽縣衡山鎮之征官越明年

秋八月丁内艱而去迄今凡九十年鎮之護國寺有堂舊刻公之遺詩紹興乙亥楙來獲覩景想風烈良用慨然迺新椽礎以繪公像從公之孫新叙南通守講究家傳記其年月嗟夫公之大節在史官文章在天下勲德在生民是區區者亦何加損於公哉詩云髙山仰止景行行止意其在兹銘曰

天為斯民挺生賢哲誰為厲階梗而莫合偉哉文忠岷峨之英瑞為鳳皇聲為雷霆熈豐元祐迄於崇觀世故

多矣金石不變晚而來歸舜韶一夔豈不能從夔莫助之抱關擊柝我初不屑桀然珠璣散落遺碣貂衮閶闔凌煙功勲豈真公耶天壤至文噫天何時復生此老浮遊汗漫固有不朽

有斐閣銘　　王賞

温江蘇國士企先於東郊别墅創為小閣前有脩竹後有流水予名之曰有斐而為之銘銘曰

淇水湯湯緑竹漪漪武公之德託興在兹圭璧之質琢

磨成器頋子百年惟公是似

主一齋銘　　張栻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齋予嘉其志為銘以勉之

人之心抑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静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兹

贊

石室贊

鄭藏休

自張儀諷蜀劒路攸通何者魚鳧未知蠶叢詩書罔設禮樂誰崇征伐不休城池屢空爰暨有漢是生文翁符守此邦蔚為儒宗大開庠序匪我童蒙誦以八索歌之九功化流南蠻德伏西戎豈曰滇筰亦惟巴賨其後相如傳之揚雄岷峨孕靈川瀆氣融石室猶在金聲無窮南鄰孔門北接玉宮千齡萬古永播餘風

太原王公寫真贊

彭乘

報政而圖像民懷也因而書之彰善也樞密學士太原公理益部心清智恬謹身帥先惇重以鎮靖信厚以飭厲懋學根道以樹風教劭農勸分以重民本謹約條詔簡郵訟繫以循憲度示惠昭信申令嚴禁以馭戎旅風教洽則民歸厚而禮讓興農時務則五稼登而役斂弭刑罰中則物性全而明慎至師律正則驕暴戢而屯戍肅然後羣吏檢畏僚屬恪恭上下齊一雖事劇浩穰而決流抑隊之易蓋理適其道也優

政簡洽物情蒸達民樂融洩而感通為協氣為豐年比屋熙熙率知其所自情發乎中形於外含淳泳德嗟嘆詠謌之不足思欲播弦誦鏤金石圖儀形以永惠愛以存瞻仰若狄祠召樹有所傾嚮垂諸無窮於是相與籲心恊志景從響効徧擇靈勝得大慶觀仙遊閣彗雲竇勢岡連嶺屬乃增緣緻乃潔粉堵爰訪善工以傳奇相筆精像肖和氣秀骨儁鋒淵角聳拔風塵之表自鈞漕鈐戎同時僚屬悉圖於右肅肅然

寥寥然秋雲斂空景物澄霽纖靄不泛青天在矚來者竦躍欵睇矯望䖍聳拊抃徘徊移晷於是耆老大夫薦紳先生相慶於前且議曰岷峨生聚被聲教者七十禩諸侯守土僅更三十然文軌所至重鎮寔彬奚此方切軫宸睠得非帝閽遼邈山川重複形束壤制天設其峻阻帶脅羌夷犬牙刜漢田野豐沃邑居隱賑六合之交會萬商所淵聚舟車委而底貢是仰乎復以連仍嘯聚人困於儆擾倍儲兵以擬備要在

整戢焉安危反掌屬於授任自偽主歸覲凡守茲土必東望實以鎮寧匪轂倚衡之用即仗心膂之寄蓋慎重也逮乎經久茲選稍怠傳瑞西至者罕材諸位或刀筆忝用或綺紈假授昧道放利背馳政體紛更繩準寬猛失中理絲彌棼揠苗反瘁俗陶至化而富庶寧久兵革櫜戢人莫知為用亮醜潛伺二寇繼其孽肆毒境土荐及凋瘵殘殞疲役勞費靡極抑由擇用匪良速茲姦宄俾斯民罹其暴也物不終否故受

於泰鑒前軌以選才傑寛裕綏靖遠俗以之康阜迭
政嗣理迄今一致民亦復其樂我公詳酌損益正以
應物竒衺黷濫望風畏弭從容中道坤維千里率從
心化用格靖理蚩蚩俞俞被賜深極故有是報也則
知政之興廢不繫於時而繫於人信矣哉夫致異類
者莫洞乎誠會萬殊者莫正夫一故誠於物飛走無
異心通其方夷貊同善教葢動乎所感而信著於外
也火炎水潤物性之著者其信於人必矣矧君子精

純篤實履乎大中施於有政又何所不至哉秉孤陋
者也預公誠契有日矣心冥道義跡泯窮達才懿業
履固所詳悉屬服喪里閈當公作鎮耳聆和聲目覩
能事身寧善政里人輿誦得以諷采游揚紀列第從
衆志賛曰
五靈翔游應和而至人或圖之仰為嘉瑞豈若懐賢傳
諸繒事矧我君侯教行信被隨俗雅化浸仁沐義豈弟
君子方隅受賜靈關之右千里從風天矚共理民情感

通原田膴膴圄犴空空有聲皆誦無穤不重欲報之徳
恭圖睟容貽厥來裔睎蹤景鍾飛閣彗雲依稀崑閬噐
質嚴肅神鋒秀奕望衢罕窺鎔金莫状陶然徳煇邈乎
宇量大蔡雲府長城巨防翼翼嵩神堂堂漢相岷山千
岑岷江萬潯期公惠愛等極髙深文希炳蔚思竭深沈
蟾滴濡翰龜趺鏤金式旌賢業洞寫民心流芳永久共
美棠隂

張尚書寫真賛　　田况

九河張公詠淳化咸平中兩被帝選以全蜀安危付之時寇孽之餘民皆傷痍散流生不自保軍帥復恃功横驁部下剽脅善良禍甚於寇公賞戮明果復以其事密聞於朝既而易帥旋師民漸安輯以至於治德功茂於蜀表噫當救患庇民時小為媮合畏顧則亂未涯也非賢者處之何以取濟哉逮今謌曰遺老善士尚齋集於天慶觀奠拜畫像之前公嘗自為真賛俾蜀人圖於觀之仙遊閣其首云乖則違衆崖不

利物遂自目為乖崖公雖外示貶損而内有所激故
卒云欲明此心罪之無斁此其歸也世世人隨而稱之
豈考其實耶予恐英聲異績乆而湮暧故作真後賛
并公之自賛刋石觀中以永蜀人之思時皇祐元年
十二月一日序

自賛

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
寫凡質欲明此心罪之無斁

後贊

乖不離正崖弗厲公名雖自貶有激於衷衆隨而稱孰知其功敢明公心以馳無窮

府學文翁畫像十贊　宋祁

按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蔣堂字希魯宜興人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嘗召高才碩生會試府事親較才等勸成學者於學之側別建西學以廣諸生齋室迄成而公移蒲中其後轉運使毀之以增廨舍既

而常山宋公尚書至府聞其事嘆惜久之且欲成公意乃即其舊址建文翁祠祠之內圖嚴君平鄭子真司馬相如揚子雲蜀士先賢凡九及公之像而十常山公為之贊

漢蜀郡太守廬江文公贊

天挺耆俊有德有文漢天子命公往撫蜀人蜀始樸蒙公不謂然選士詣學歸相教言一年而業二年而儒五年大成家詩戶書以勤相矜以惰相耻出有教父入有

順子文如馬揚節如嚴李由公教之聲塞天地蜀戴公
仁世世奉祠千五百年惟公之恩

司馬相如字長卿贊

蜀有巨人曰司馬氏在漢六葉為文章倡始言必故訓
葦戰國之奬斵彫混茫從神取秘擿發厥章日星佐華
封禪遺篇意竭詞奢武用東之紹七十二家行雖小訾
後帝賢嗟

王襃字子淵贊

子淵軒軒洵美有文小雅鹿鳴帝用攸聞此盛德事讓不克堪頌聖得賢戒松喬是耽以諫大夫數從幸巡受詔作賦持節迎神未克告猷少謝良臣

嚴遵字君平贊

君平沈冥賣卜肆中子以孝言臣以告忠日足百錢閉門著書十餘萬言黄老其徒李彊牧州喜欲吏君揖風而懃噤語於脣還謂子雲子誠知人九十壽終聲槩高旻

張寘贊

惟武嗣位而有荒志厥德靡升神不妥祀嫘然靈援止乎渭濵帝使走咨何所而人媛告七車能為我言君稽首對吾祀弗蠲帝用謝愆改香厥薦天人之交自我而見

李仲元贊

髙也絶俗雖介不通甲也汙俗雖順不恭淵哉仲元内粹外渾衆不我知揚子識其賢其賢奈何在通恭之間

可噐有名非行至完彼顯在人吾晦與天天而不人萬世其傳

何武字君公賛

汜鄉為人鯁固清明嫉惡比周直鞅安行先問儒官已乃事事望侈德充晚相天子天子倚之奸臣内憎天喪道消卒為賊乘玉折不橈身没名升

揚雄字子雲賛

卓哉子雲為漢儒師准易論語同聖是非百家灉淫我

獨正聲譎怪縮藏孔道光明歆也致訾謂抵譖蒙惟譚
有言必傳無窮劇秦詭詞恨死新時曰漢中天果不吾
欺

後漢蜀郡太守高朕贊

顯顯若人有政自律摘民耳目尊右儒術晚漢多艱校
屋蕩焚經生罔依弦誦不聞君大紹興新堂及廡繪帝
皇以還冠服所祖大被翔翔坐復鄒魯與文偶祠血食
千古

宋蔣堂字希魯贊

蔣侯挺挺天與嚴方徤而文明不逢不將始治蜀人政未及孚纖者嫉侯嘗吻騰誣侯政已孚蜀人熈熈侯坐徙官遠近驚咨侯始興學紹文之餘百堵增增大度厥居髦俊聿來晝經夜史盎然西南號多君子侯既去州右區即毀侯惠在人已膚而髓子産相鄭先謗後歌來世視之謂侯如何

宋尚書畫像贊　　吳師孟

至和三年蜀守將更前數月宰議推擇一二侍從臣列名以聞上謂宋祁伯仲名世非特文藝為國華采抑政事精明可任方面於是公自定武改轅而西蜀人積聞公名舉欣欣然東鄉以徯惟恐公車之徐也其士人遲公之來也尤甚至各厲其道業與其所屬詞章繕錄贄獻願得一言質是否而為進退之决者公始至部先即學官以道義訓諸生而第其所獻蓺業拔諸翹然者次補生員掌其政令自是西州士人

知向方矣然後設教以束姦吏裕農政而厚本業民獄平反而不縱戒謹嚴而不殘春澤秋霜膏潤震肅諸理節適罔有缺漏行之歲餘風化大洽始於戶庭而周於列郡民益怗泰訟益衰熄上下晏然表裏悅穆廷中清靜日日無事圜數千里以妥以安再朞召還民庶遮遡襁幼扳老隨數十百里而後返道拜大司會移病固辭且以親嫌得請守輔郡未幾上意必欲任用召冠北門不幸沈痾國醫罔效捐館之日朝

野盡傷訃及西州士民相弔官吏緇白爭詣佛詞營齋薦嚴涕泣追慕治蜀之效於是可知噫屏翰之臣慘舒所繫奉法循理式是一方使數十郡守長環視以律其身百萬口生齒安堵以樂其業願得治世長如此時朝廷紓憪然之憂者其亦可以為吏師矣先是郛人畫像以式瞻伐石以篆德石既礱矣久而未刊一日龍圖諫議東平公見而愀然曰吾聞子京以仁惠為政民有去思歿而益甚雖古之遺愛何以尚

此失今不紀善治幾廢予為我識其所以然俾前人
恩政之所被者子孫得以覽觀焉師孟謹承命直書
贊云
信彼南山儲神會粹篤生宋公佐天子之治帝念坤維
命公來尸我澤既渥民安而嬉教化所先文翁是式歿
有餘思如武子之德形容可傳襟靈曷宣霧卷喬嶽月
沉深淵惠淪人心歌在人耳鍠然春容無有窮已

聖興寺寫真贊　范鎮

三公公裳我獨道帽介然中間太甚簡傲服雖有異其心則同其同伊何惟公與忠

昭覺寺寫真贊　前人

皤然一叟鬢白眉秀羣從在前諸子在後壁間丹青其傳安久惟善嗣之垂世不朽

蜀三賢畫像贊　張俞

益州中興寺有墨池院院有前漢揚子雲嚴君平李仲元三賢畫像因各賛之來者觀像讀賛則知三賢

之道至焉

揚子雲

子雲潛真與聖合神龍隱其德鳳耀其文譔灋著玄統貫天人道德之首譚稱絶倫

嚴君平

淵淵蜀莊至人之貌心通著龜言必慈孝推道行德窮神入妙子雲之師孰洞其照

李仲元

仲元何如貌人心天出方其隱默愈於言道兼夷惠質

妙雲淵屈伸猶龍物無累焉

寶月大師簡公畫像賛　黄庭堅

簡公僧臘六十五以佛法度為一姓者若子若孫若曾孫亡慮二十人萬里走惠州求東坡銘簡之塔歸而走戎州求山谷賛簡之畫像者法舟也其走惠州也冐蛟鼉虎豹蟲蛇之險而不悔其走戎州也於余無一日之雅又不求左右為之先容舟之於簡可謂

能曾孫矣簡雖賢由曾孫而赫赫簡與舟俱不朽矣不戒而六闕和敬不禪而十方清淨不學而文理井井不吏而施於有政壽八十餘閱人三世孝於塔廟勤力勤禮百室崇成檀者亹亹齋始如終薪窮於指耋老而精明豐肉而神清和同而不濁退屈而不陵是謂大雅之士惜乎其不發諸朝廷

頌

浮屠頌　唐閭丘均

瀍定寺浮屠者先德僧琮始起立周一甲闕今而北傾穽君太原王公諱瓌鑒操清能善營福道每聽臨必覩惜乎時墜勉督清衆速於扶持主僧釋處真實膺堪任及咊流經久致法加心柱上出與金輪相依累虧則全新巧便揺岷城此製驚壯多有考量茲模曾不得匹焉處真聰英上士談方等章句辯才見稱大勲可嗟夫頌之而已

靈哉浮屠岌嶫凌踊十一其級千楹萬栱形比孤峭勢

如飛動赤霞晨開金光晝擁清哀縣樂音響百種暫昇

精周欻高神恐真分中閟燈花長春

重宣此義而作頌云　唐李廻

崇構邈矣層甍巋然嶷如岳立黕若雲連仰顔滿月危

踐中天上標銀牓下列金僊扶持有助陵谷無遷

續為頌　唐釋履空

浮屠寶飾靈所依兮龍山扶護儼瞻歸兮檐楹嶤嶷欲

騫飛兮金輪珠火烜赫輝兮大唐景龍三年歲次己酉

題記

至道聖德頌　　劉錫

臣聞惟王建國闢天下以為家問罪弔民執征伐而自出禮樂興而車書混風雨順而陰陽和敷大信以被豚魚需至仁而及草木耕田鑿井且帝力以何知里詠途歌唯家給而自樂斯為有道之朝也我后握圖御宇下武承祧契壓紐之禎祥叶毋衣之歷數萬方景附百蠻子來邉隅之禍亂已平武庫之干戈不

用觀書乙夜思政未央備窺得喪之由咸得步驟之理躬親庶政宵旰忘勞得士則昌所以崇四科而拔俊造知人則哲所以設十銓而較賢能英雄盡入於彀中寒苦詎遺於巖穴輪轅適用管庫皆甄白駒之詠不聞維鵜之刺靡作其有霜稜肅物直氣凜人負謇諤之通才蓄縱橫之逸辯諫油衣而作瓦止鑾輅以從檣若此者俾居諫署雕龍茂異比鶚聲華杳冥傳江氏之毫寤寐得丘遲之錦賦就而文無加點詩

成而鉢未銷聲若此者司於文翰默識頴悟周才博通指天上之石麟咸欽異表問省中之温樹不對家人若此者擢賛樞務籌謀兼濟宇量淵深一言可以興邦九功斯馬惟序乘隂未華言從可陟於周師箭漏繞移行合堪登於漢輔若此者升之於廊廟百職舉而萬務簡六籍興而五教修至若勇冠三軍謀深百勝蕴孫呉之妙略懐頗牧之沉機箭落酒樽王覇端居而不動君臨細柳亞夫上請以徐行有賔嬰濟

衆之心擅景舍讓功之美劒刺而飛泉湧出戈揮而
太陽再中識洞風雲誠感天地者命之為上將則文
王能官人漢高善將將未可同年而語耶粤以二聖
重熙垂四十載邇安遠肅時和氣清桂海氷天皆同
尉候鶴林蘇水盡入提封四郊無多壘之虞重門罷
擊柝之備刑措而不用化洽於大同睠彼坤維是為
益部星分井鬼地接荆揚列肆雲羅珠貝熒煌於三
市居人櫛比酋豪繁盛於五陵俗尚嬉遊家多宴樂

犬子揚雄之故里文翁石室以猶存所以時有才名好藏文籍勸分務穡俗久返於淳和説禮敦詩門競成於鄒魯既富且庶役寡賦輕古為奥區今尤壯觀我后常矜遠服偏示優恩擇循吏以撫綏去貪人之刻削熙然無事迄今小康儻軍旅尚多則仰給斯費徵歛及下咨怨必興擾我蒸民曷為父母所以減其戍卒用泰兩川務安黎庶之心冀免侵漁之弊不謂灾纏分野盜起窺覦乘虛輙構於奸謀恃險僭稱於

大號聚徒作梗揭耒為干駈脅我編甿虔劉我郡邑謂長安日遠劍棧天髙竊料王師焉能立至稍阻爪時之約克成割據之謀遂令不逞之徒分誘順非之輩數逾百萬毒甚豺狼先廹龜城恣行犬噬守臣敗職共治乖方復衆寡以相懸遂金湯而失險使我一城生聚陷塗炭以何辜三峽揚波躍鯨魚而害物使車入奏宸聽俄聞憤兹蜂蠆之微玷我承平之化雷霆赫怒貔虎徵師先擇統帥之臣能荷腹心之寄授

受之際艱難責成碩謂宣政使王繼恩曰汝久侍冕
旒常親帷幄執大節而不奪竭忠誠而可嘉屢從龔
行備知韜略今以蜀民失馭蟻聚為祆若火燎原須
行撲滅如湯沃雪暫枉師徒必以謀臣違於閫制識
董戎之體知應變之方僉曰汝諧祗膺朕命繇是容
承睿筭寅奉宸嚴諭之以盪定之期誨之以懷柔之
略倏離景從夙駕星軺仗玉節以身先會虎賁於關
右分萬乘憂勤之意解一隅傲擾之危莫不倍道兼

行次於昭武登山臨水車殆馬煩察彼輿情斯亦勞止俾之休憩逮於浹旬皆知秣利之方盡禀甲庚之令遽以簞醪饗卒十乘啓行龍躍崩雲雨施届路朱旗爍野霜矛凛空士一其心人百其勇過孟陽之劔閣易若轉丸下王濬之刀州疾如返掌賊首李順閉關設拒坐甲因有魚游沸鼎之中莫知攸濟梟處危巢之上猶唳惡音王繼恩大陣俄臨中軍恚至親揮白羽竟務先登萬旅齊驅排闥而入短兵接刃一以

當千交鋒靡遺應弦皆斃類鷹鸇之逐鳥雀若鴻毛之遇順風李順力屈勢窮蔵於羣寇亂兵所害横屍莫知既免載於檻車亦幸逃於梟首自辰至午拯危就安巢穴砥平淑慝精辨茍非我后神機獨斷睿選當仁遵出口入耳之言副臨事制宜之旨曷以立除大憝罄剪羣兇波靜錦川雲集闤闠百姓胥悅三軍肅然禁暴戢兵府庫秋毫而不犯矜孤恤寡閭閻老幼以知歸氛祲廓而和氣生祅逆除而皇風扇捷書

繞奏曲赦屢加什一之征併從蠲宥莞榷之利取便人民小大之罪皆除逋欠之徒盡釋雷雨作解咸與惟新於是閩境緇黄一川士庶扶老携幼攀長吏之轅言發涕零感大君之惠曰昨以頑愚背誕偷竊亂常上黷四聰遠勞七萃誠合瀦宫汚地易貫移鄉或置於魑魅之陬或遷於成周之邑豈謂乾坤厚施雨露深恩免玉石以俱焚俾涇渭之分別匿瑕含垢以欲從人生者安懷土之情殁者遂首丘之志下哀痛

泣辜之詔申禹湯罪已之言地處要荒再荷堯天之覆年當蒲柳重觀舜日之光願立豐碑請頌聖德知州樞密直學士張詠樂成盛事遂其所陳以臣漕運從軍備覩戡定具以衆懇請頌徽猷然而天地貞觀之仁日月高明之道豈以雕蟲末伎半豹謏聞能歌造化之功可紀照臨之德井視星而無幾螺測海以非多内省庸虚夫何叙致忝為臣子不敢讓辭惡殺好生雖裨竃焉知於天道歌虞頌魯而王褒粗曉於

人倫梗槩直書謹為頌曰

我后繼明膺乾御宇道冠百王功高萬古越契踰繩登三邁五天下一家千年真主化臻清淨用急賢良恵克定難論道經邦往無弗剋謀無不臧左右前後得人而昌覆載之中霜露所委法則衣冠混一書軌牛馬歸牧劒戟銷毀萬國咸寧四郊絶壘西南益部羣盜狂㨶謂地之險謂天之髙亂常作梗憑阻興祆窮兇極惡自孽難逃聲聞於天王赫斯怒親選帥臣即時屆路羽檄徵

師函關西度十萬貔貅會集雲霧元戎貞律盡禀神謀
平趍劒閣直入成都烏合蟻衆席卷風馳一日而定百
姓重蘇渠魁旣殲脅從皆釋宣諭安存閭閻萬億不獲
已而亂是用殛班白感泣兒童悅懌蠢玆巨逆黷我一
方民罹㸃污帝用盡傷恩宥稠沓愍念凋戕視人如子
降福穰穰中外緇黄遐邇耆艾泣告長吏鄙俗罪大比
屋可誅聖恩全貸施重嵩衡命輕草芥請頌聖德刋在
貞珉朝夕瞻企蹈詠聖神如依日月若拜君親長遵忠

孝用誠曾雲

默庵頌　　宋祁

對言方有默因默乃名庵庵留默不遺一物遂為三龜掃泥中痕正恐力弗堪自問呵默者了然成妄談

成都府學講堂頌　　張俞

今上嗣位之年昌黎公守蜀之五月修文翁講學之事乃治學舘就與諸生講習禮文又三月遂大作講堂明年三月甲子乃會僚佐及學官生徒等三百人

行講禮于堂上是日府縣士民及四方之客殆萬人咸來觀聽且謂蜀之學遠矣肇興於漢歷晉唐至於五代世世弦誦不衰所謂周公禮殿文翁石室越千餘載而巋然猶存今昌黎公復作講堂而穹隆瀧鴻侈於漢之殿室自闕里及三都四方之講堂未有壯乎此也觀乎岌岌煌煌蔚有休光其為教化之本歟乃颺言而頌之曰

維蜀學宫肇於漢初用倡庠學盛於八區八區洋洋絃

誦復興周法孔經是纘是承宋炳文章與漢同風五世寖昌乃學之功文武韓侯撫我蜀都教我子弟一歸於儒乃嚴學宫乃崇講堂山岌洞闢巋然靈光儒師學徒翼翼羣居升堂接武講考詩書所講維何十哲四科若金在礪若圭在磨匪經弗習匪聖弗師羣言淆亂乃聖之疪伊昔魯堂有游有夏蜀學之興亦有揚馬韓侯作藩文以化下揚天之聲爛於周雅

明道二年公父太師由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守益

州崇學尚文振禮讓之聲召拜御史中丞遂參知國政號為名卿公嘗自諫院遷知制誥入翰林充學士亦拜諫大夫為中丞以亮直不廻改侍讀學士為環慶路大帥就加端明殿學士移守成都又遷給事清德懿文陶化舊俗凛然穆然聲流江漢父老咸謂賢父賢子先後出入相繼其遺化紹功近世未有其倫者昔鄭正公之鎮興元創立儒宫開設學校其子宣公復居其位繼成前烈殆將三百年江漢之人誦其

遺風若前日事今韓氏亦再世鎮蜀能懋其功比於二鄭之賢古今相照美哉予故書其事以俟其子孫復有臨此都者得以觀焉

西園圓通頌　　趙抃

成都府西樓之西北隅有庵曰圓通中奉觀音大士之像迺治平初今史館相韓公之所建也庵左右前後寒泉曲沼終日潺湲佳木脩篁四時瀟灑予再守蜀之明年以其庵廬編竹覆茅歲凡一葺完不能久

屢為風雨所挫於是命工用㮣楠瓦甓易而新之又增飾其像而尊安之作圓通頌六首得和者一十八篇因刻石於其右甲寅五月一日序

常現宰官身肉眼何曾識刀頭劒刃上運出慈悲力

妙音觀世音不可以識識量等大千界始見圓通力

唐相造華林親逢善知識虎退提數珠念彼觀音力

問對朕者誰祖師云不識大士已渡江勞他誌公力

世間何為苦衆生有業識聞聲悉解脫方便神通力

凡夫具足法迷悞隨六識一入自在門不費纖毫力

和　　周直孺

宰官說法時定有何人識一物不隨身從來知省力
如何是妙音知有人方識雙眼不曾貶自有擎天力
華林有二虎裴公自不識更向數珠求情知空費力
少林面壁人梁帝安能識廓然無聖語至今不得力
祖師昔有言皆由心意識應須淨五眼然後得五力
凡夫與聖同一塵具衆識得到無為處摩訶般若力

和　　吳師孟

世間有幾人見到第八識應現無量身方信圓通力
一切衆生心皆有佛見識聞聲得圓通豈是耳根力
有物等虛空問人多不識特地納須彌何嘗用氣力
鎮日在眼前昧者無緣識欲轉大法輪要須憑十力
自己妙明心却問人求識討迹逐飛禽奔馳徒費力
圓通作用時常被真如識日轉一藏經却得無言力

和　　侯溥

人人有圓通人人不自識但能觀自在無勞運心力
觀音十九身顯現無人識三千大千中具足神通力
比丘垢疥多三藏不能識直待傳心經方識觀音力
千眼觀世音正眼如何識能向此中會還因明眼力
無色聲香味乃知無意識忽然得超越觀音妙智力
言圓亦强名言通未真識無圓復無通是大圓通力

嘉祐油水頌　蘇軾

熈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院見召謁

長老觀佛牙趙郡蘇軾書

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火能定油水盡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見火則起

僕嘗與子瞻學士會食於嘉祐長老紀公之丈室子瞻識其行於壁又書水去真定之喻十二言於其所謂禪版者紀曰壁有時以圮版有時以蠹不幸而及於此則吾之所寶去矣我將寶其真筆而摹其字於

石垂之鯀鯀使觀者知大賢之所存熙寧四年八月

九日河南侯溥書

贈成都六祖沙彌文信頌　　黄庭堅

塵是文信界是沙彌積塵成世界析界作微塵界喻人

天果塵為有漏因塵因因不實界果果非真因果皆如

幻堂堂出世人

温江縣二瑞頌　　楊天惠

温江故隷成都遠王畿三千幾百里有竒蓋西南偏

邑也政和二年夏六月有嘉禾産於嚴氏之圃凡二本是歲十二月復有甘露降於學官之柏凡三日鄉以白縣縣以白府府遣從事即縣覈狀皆有實可復不誣輒具書若圖上尚書省以聞詔下其副尚書禮部藏焉於是前縣令臣宗道馳書諭假彭山丞臣天惠曰盍頌諸臣越北闕而奏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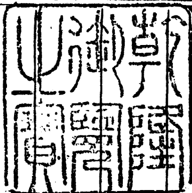
於皇御極百志惟叙曰農而農曰士而士爾安爾宫爾寧爾畝恩詔數下仁滂德膴農飽以歌士喜式舞恊氣

從之祥蝦如雨迺産嘉禾以慶農扈迺降甘露以幸士子其慶伊何珠穗紛舉俾爾甌窶户有億秭其幸伊何雲液醲湑俾爾膏馥濡及嬰孺維明明后博臨下土相彼多禾均此靈露道拜稽首誕告奔走惠拜稽首盱衡語語敢獻稗官以賛縢瞽

寂照庵頌　張浚

信相禪老顥公頗通易學旨要其鄉閭宗族為卜庵居予名之曰寂照又系之以銘

太極混成全體不露象數既分塵塵畢舉夫惟寂然乃能通故一以知萬一亦莫覩寂然如斯作佛作祖



成都文類卷四十八